

2013
春夏卷

新世纪科幻小说：中国科幻的新浪潮

声音·新世纪小说面面观

新世纪青春小说：期待“逆袭”品格的重生

陈思和 王德威 主编

新世纪屈辱小说：当文学重返历史

著述

Möroo 词源考

兼论西方文化基本结构 (RSCC) 的形成及其展开态势

伤痕记忆，家国文学

心路

从清华园到巴勒斯坦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演讲

旅程，行行重行行的内心生活

沈从文1936—1957年的三次出差

都市小说：杂色斑斓、诡秘阴晦的浮世绘

民国时期的文学社团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个家庭传奇的生成

评论

歌德创造了一个新词

《什么是世界文学？》导论

“群”、“单独”的生命、“有情”的传统

新世纪武侠小说：情愁转悲抑或暂时退进
乡土小说：流动、衍生的文学“乡土”

书评

心之革命：中国的爱情系谱学

周作人：中国现代性的另类选择

对话·翻译家眼中的莫言

Culinary Nostalgia: Regional Food Culture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in Shanghai

The Making of a Family Saga: Ginling College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陈思和 王德威 主编



2013
春夏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2013 春夏卷/陈思和,王德威主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6

ISBN 978-7-5321-4938-4

I. ①文… II. ①陈… ②王… III. ①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20028 号

出品人:陈征

责任编辑:林雅琳 肖海鸥

封面设计:CIWEI

文学·2013 春夏卷

陈思和 王德威 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鸿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22.25 字数 381,000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938-4/I·3870 定价:3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9211091

目 录

声音·新世纪小说面面观

- 新世纪科幻小说:中国科幻的新浪潮 文/宋明炜 ... 3
- 新世纪武侠小说:悄然转身抑或与时俱进 文/姚晓雷 ... 17
- 新世纪青春小说:期待“逆袭”品格的重生 文/金理 李一 ... 26
- 新世纪都市小说:杂色斑斓、诡秘阴晦的浮世绘 文/王宏图 ... 34
- 新世纪底层小说:当文学重返历史 文/黄 平 ... 43
- 新世纪乡土小说:流动、衍生的文学“乡土” 文/李丹梦 ... 50

对话·翻译家眼中的莫言

- 在斯德哥尔摩谈莫言与文学 ... 63
- 莫言作品译者访谈录 采访整理/曹元勇
- 雪之幻影 ... 98
-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一周纪实 文/吉田富夫 译/吴伟丽

评论

- 歌德创造了一个新词 ... 109
- 《什么是世界文学?》导论 文/大卫·丹穆若什(David Damrosch)
译/宋明炜 陈婧祎
- 伤痕记忆,家国文学 文/王德威 译/余淑慧 ... 144

“群”、“单独”的生命、“有情”的传统	… 178
——沈从文川行土改期间的精神层进历程 文/张新颖	
旅程,行行重行行的内心生活	… 193
——沈从文 1956—1957 年的三次出差 文/张新颖	

心路	
从清华园到巴勒斯坦	… 209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演讲 文/张承志	

著述	
Mûθος 词源考	… 237
——兼论西方文化基本结构(BSWC)的形成及其展开态势(上篇) 文/陈中梅	

书评	
心之革命:中国的爱情系谱学 文/罗福林(Charles Laughlin) 译/康 凌	… 319
民国时期的文学社团 文/韩倚松(John Christopher Hamm) 译/唐海东	… 326
烹饪怀旧:上海的地方食品文化和都市体验 文/冯 进	… 333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个家庭传奇的生成 文/段怀清	… 338
周作人:中国现代性的另类选择 文/康 凌	… 343

本卷作者、译者简介	… 348
------------------	-------

声音

新世纪小说面面观

新世纪科幻小说：中国科幻的新浪潮

新世纪武侠小说：悄然转身抑或与时俱进

新世纪青春小说：期待“逆袭”品格的重生

新世纪都市小说：杂色斑斓、诡秘阴晦的浮世绘

新世纪底层小说：当文学重返历史

新世纪乡土小说：流动、衍生的文学“乡土”



【编者按】“新世纪”已经走过了第一个十年，这十年中，作家们放弃高调，带着疑惑、痛苦与热情，通过具体、个别与感性的艺术才华，表达出对生活的复杂感受。与此同时，科幻、武侠、穿越等题材或焕发新姿、或横空出世，为文学创作增添新异的色彩。本期“声音”，正是为了估量新世纪小说创作所提供的丰富信息。刊发的六篇文章中，宋明炜描述了中国科幻的前世今生，重点评估了中国当代科幻新浪潮异军突起的意义。后面五篇体例较为统一，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即将推出的《新世纪小说大系 2001—2010》各卷的序言，编选者立足个人审美立场，对当代武侠、青春、都市、底层、乡土等小说题材创作，作出了独立的评价。

“声音”栏目将约请术业专攻的学者围绕文学前沿与热点议题展开讨论，既是面对一个中心的“圆桌讨论”，也试图呈现讨论中的多元角度甚至“众声喧哗”。但愿获得专业工作者与广大读者的关注和支持。

新世纪科幻小说：中国科幻的新浪潮

■ 文/宋明炜

一、过去

科幻小说在中国没有连续的发展历史，只有过三次短暂的繁荣期：晚清最后十年；改革初期在大陆，以及同时期在台湾的人文科幻浪潮；新世纪以来的十年。第三次繁荣期还在进行中，也许会持续下去，也许会有不同以往的发展。但在过去的两次繁荣期之后，都有过较长时段的间隔，漫长到足以使后来的作家很难从前辈作家那里承继传统，需得另外开辟新的源头。这种情形也许是现代中国文学历史上罕有的现象，一方面说明这个文类命运多舛，另一方面却也因为科幻多元重生的起源方式，造就这个文类独特的、具有多重启示意义的潜力。

作为一种现代文类，科幻进入中国的时间并不算晚。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提倡各种新的小说类型，其中之一就是科幻。那时的准确名称是“科学小说”。这个词语应是来自明治时期的日本文学。据学者长山靖生《日本 SF 精神史》的考证，日语中最早使用这个词语是在明治十九年，被称作“宪政之神”的政治家尾崎行雄，为政治乌托邦小说《雪中梅》撰写的序言中，首次将“政治小说”与“科学小说”并列，称为近世文学的进步。^① 末广铁肠的《雪中梅》后来直接启发梁启超写作《新中国未来记》。梁的作品刊登在《新小说》杂志创刊号（1902 年）时，虽然列在“政治小说”名下，但其中的乌托邦想

① 长山靖生《日本 SF 精神史》的中文译本《日本科幻小说史话》（王宝田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31—32 页。

象与未来叙述都可算是中国科幻文学的重要源头。《新小说》创刊号的“科学小说”栏目中刊登的，是凡尔纳（被误称为英国萧鲁士）的《海底旅行》。虽然早两年前，女作家薛绍徽与其夫陈寿彭合作翻译的《八十日环游记》，就已经将凡尔纳的作品引入中国，但却是《新小说》的倡导才正式开启晚清科学小说译述的滥觞。凡尔纳及其他欧美、日本作家的科学小说被大量翻译为中文，其中所表达的十九世纪工业革命时代的世界想象与技术崇拜，一时间也被置换到中文的国族语境之中。就《新小说》杂志第一期的格局而言，《新中国未来记》式的政治蓝图与《海底旅行》式的科技奇景相互映衬，这两者构成政治与科学的组合，基本上奠定了晚清科学小说的表现模式。

晚清最后十年间，有近百篇的翻译或创作挂名“科学小说”，或书写未来史，申明理想，打出各色乌托邦的旗号；或刻画想象的时空器物，突破国人的视野和思维，将读者带入外太空、异次元等另类天地。这是科幻在中国兴起的第一次浪潮，背后有启蒙知识分子的倡导与推动，如梁启超推广“新小说”，意欲借助新小说不可思议之力量来启悟国人，以期“新一国之民”^①；青年周树人以“索子”为笔名，译介凡尔纳，标榜自己的主张在于“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②；被归入“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包天笑，也曾翻译、写作科学小说，称“科学小说者，文明世界之先导也。”^③在翻译和创作齐头并进的第一次浪潮中，科学小说自身被视为文学的“法宝”或“先进技术”，承载启蒙重任。但在传统与现代仍暧昧不明的世纪初，科学小说也呈现出各种政治与技术杂糅、启蒙与怪诞同体、传统与现代混声的淆乱视野^④——遂有贾宝玉坐潜水艇，女娲石写革命书。

晚清科幻的乌托邦色彩最为浓重，“月球殖民地”、“文明境界”、“新纪元”、“新中国”，各种名号的理想世界竞相出现。这些想象体现出翻译的现代性，不乏凡尔纳式的科技“新物”（如飞车、潜艇），这构成中国作家描述“异世界”的基础，许多作品也充斥外国人物和域外时空。但另一方面，这些乌托邦想象的底蕴却大多来自对于中国传统复兴的信心。徐念慈《新法螺先生谭》（1905年）写水

①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壹号，1页。

② 鲁迅《月界旅行辨言》，《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64页。

③ 包天笑《铁世界译余赘言》，转引自吴岩《科幻文学论纲》（重庆出版社，2011年），6页。

④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年），329—406页。

星上的老人被换脑，重获青春，变成新人，法螺先生由此获得启发，找到将老帝国变成少年中国的新方法。这类诡异的设想，在许多晚清作家的未来想象中都可见到。如吴趼人《新石头记》（1908年）写贾宝玉漫游文明境界，据向导“老少年”介绍说，此境之中没有老人不返老还童的。返老还童寓含着传统更生的期待。吴趼人笔下的文明境界，科技先进，政治昌明，但种种创新，都立足于对传统的信心。贾宝玉乘飞车在非洲狩猎，坐潜艇去南极追鱼，获得的地理及物种知识，验证了《庄子》及《山海经》的世界想象的正确性。文明境界的理想政治，也无不证明儒家传统生生不息的活力。可以说，自科幻进入中国之始，这个文类已被归化，在前所未有的新颖想象之下，流动的是“中国复兴”的宏伟情节。

科幻在中国的第一次浪潮，在民国初年戛然而止。民国元年，徐卓呆发表短篇小说《秘密室》^①，讲述历史变革时期的催眠故事，可以说这是一个关于衰老和失忆的寓言，小说以被催眠的老者醒来后获悉世变的现实新闻，收束了乌托邦未来想象的历史情节。随后，当“五四”一代作家开始建构中国新文学传统时，幻想未来的科学小说已不见踪影。只是如果打破文学史的分期，我们在被称为现代文学正典源头的《狂人日记》中，其实也不难看出颇为明显的晚清“科学小说”背景。《狂人日记》中两个发人深省的意象“吃人”和“孩子”，都曾出现在鲁迅早年翻译的科学小说《造人术》^②（1905年）中。但正典形成之后的现代文学，将想象的因素编码成为现实的寓言，将寓言的解释纳入社会写照，用意在于创建对现实的理解和批判方式。此后数十年间，在现实主义旗帜之下，难得见到挣脱现实束缚、对于“异世界”的想象，虽然偶有个别作家（如顾均正）在民国时期致力于写科学小说，但终未再成气候。

新中国政权成立之后，在苏联文学体制影响下，“科学幻想小说”又开始出现于中国文学之中。这一次是作为儿童文学的分支，承担着科普——以及宣传正确乐观的科学观和人生观的任务。它的归属在少儿读物之列，将科技知识融入冒险叙事，情节模式高度重复，确定了“科幻”作为类型化叙事的亚文学地位。五十年代，这类作品也会高度配合政治，如迟叔昌《割掉鼻子的大象》（1958年）写通过生物工程改造养育出巨猪，对应大跃进时期“肥猪赛大象”的口号，正是科学想象与现实政治互相映照的例子。但正是在社会主义文学体制之下出现的一批科幻作家，如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在“文革”结束后的思想解放的气氛

① 徐卓呆《秘密室》，原刊于《小说月报》第三卷第三期（1912年6月）。

② 鲁迅翻译的《造人术》，原刊于《女子世界》第二卷第四、五期合刊（1905年）。

中，曾一度给这个文类注入新鲜的活力，带来了科幻的第二次浪潮。

中国科幻的第二个繁荣期，出现在新时期最初的短短数年间。改革之初，在“科技现代化”的政策号召之下，作为科学和文学结合体的科幻小说受到推崇，有许多作家开始试手写科幻，这个文类迅速获得前所未见的严肃地位，科幻也变得越来越有“人文”色彩。更主要的是，在郑文光等经历过“文革”的一批资深科幻作家笔下，科幻偶有抵达意识形态的暧昧之处，书写不测的未来、现实时空之外的意象，表现出一种发人深省的想象力。像郑文光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地球的镜像》^①，具有政治反思的深层意义，但它的想象方式又超出了时代政治思考的局限。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②，虽然在政治尺度上可谓中规中矩，符合爱国思想，但小说中对于“死光”的描写，却如同打开潘多拉的盒子，释放出奇诡的灾难想象。

但是中国科幻的第二次繁荣期，时间更为短暂。随着科幻被指为“精神污染”，它在新时期文学最为辉煌的八十年代中后期几乎完全退出文坛。此后，这个时期中国科幻所留下的最著名形象，是叶永烈塑造的“小灵通”^③：无忧无虑面对一切行将发生的变化，一切新异之物都可获得正解，归于正确的意识，在小灵通漫游的未来中，没有不测，也没有真正的异世界。清污之后，“天真”的科幻重新被纳入少儿文学的领域。

与中国科幻的第二次浪潮相呼应的，是台湾兴起的人文科幻。在七十到八十年代之间，张系国、黄凡、张大春、平路、宋泽莱、林耀德等一代台湾的优秀作家，曾经在真正意义上铸造了中文科幻的“黄金时代”。这样说，不仅是指出台湾科幻的这个世代对美国“黄金时代”科幻作家的有意借鉴，也可与中国大陆的情形加以对比。被意识形态噤声的郑文光这一代大陆作家，并未能在八十年代为大陆的科幻文学带来真正繁荣。而张系国、黄凡等以更为自由的想象，在科幻中注入人文的想象力量，在语言实验、文体创新、思维深度各方面都有相当自觉的探索。台湾人文科幻与大陆新时期科幻的出现，相互之间没有直接关联，但两者有许多共性。至少，两岸的作家都试图将科幻从“娱乐”和“少儿”文学的范畴中提升出来，以建立一种不同于现实主义，但能与之形成对话的严肃的文学表现。台湾科幻在进入到九十年代之后，也难以为继，此前的几位重要作家都先后停止

① 郑文光《地球的镜像》，原刊于《上海文学》1980年10月。

② 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原刊于《人民文学》1978年8月。

③ 叶永烈《小灵通漫游未来》，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1978年。

写作科幻。大致可以说，台湾科幻的“黄金时代”到张系国完成《城三部曲》（1991年）的时候，已经基本结束。

至此，中国科幻已经有了两个源头：晚清的血统混杂的科学小说，和当代的经历坎坷的人文科幻。中国科幻的历史，没有连续的发展，两次浪潮之间，是漫长的休眠期，漫长得以至于后世作家忘记曾经有的过去。

二、现在

科幻在中国的第三次浪潮，我称之为中国的“新科幻”，或者也可以说是一次“新浪潮”，在九十年代已经形成，到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快要结束的时候，突然在文坛上形成异军突起的局面。最近一两年，科幻变成流行的话题，网络上、电视上、报纸上，都出现对科幻前所未有的关注。这固然与好莱坞科幻大片输入背后的商业经营有关，但就在这个背景之下，突然出现了中国本土科幻的强大声音。

这种声音最初出现在网络上。科幻迷在一些校内网、网络论坛上开始组成群落，交换对科幻作品的意见，尝试自己创作，拍摄科幻小电影，形成一种热爱科幻的风气。这种情形，让我联想到美国科幻在二十世纪上半期兴起的背景——当时正是凭借通讯而生的读者俱乐部，产生了第一批科幻迷，从一般大众读者中分离出具有自我精英化倾向的科幻读者群。美国科幻的“黄金时代”是由这些科幻迷创造出来的，他们中间成长起来的有些作家，后来成为美国战后科幻文学的中坚力量，如阿西莫夫、海因莱恩、布雷德伯里、迪克等。我在中国网络空间的科幻群落中，看到一种类似的倾向。借助网络论坛的平台，他们建立起自己的游戏规则，有他们自己的判断尺度，可以与文坛和主流媒体之间保持泾渭分明，而且时时刻刻在推动着科幻文类的新陈代谢。最近两年中，科幻在主流媒体上的流行，大致还是由于先有了这种来自网络这个新的“民间世界”的科幻声音。在此基础上，在八十年代清污运动中硕果仅存的四川《科幻世界》杂志（原名《科学文艺》），成为非主流纸面媒体中的科幻基地。杂志与读者的互动，部分批评家（如北师大吴岩教授）的持续关注，像《新幻界》这样高品质的网络科幻期刊的兴起，以及银河奖、星云奖、星空奖等官方或半官方，乃至纯粹民间性的奖项陆续建立起来，星云奖颁奖典礼出现类似美国科幻年会的那种热闹景象。这种种现象，构成了生机盎然的科幻文化。在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结束时，突然间，科幻又一次在中国流行起来，而在流行的科幻文化中出现他们自己的

明星。

人们突然都在谈论一部叫做《三体》^①的长篇科幻小说，它的作者刘慈欣迅速进入畅销作家的行列，他的粉丝称作“磁铁”，在他们的眼中，刘慈欣（被亲切地称为“大刘”）有着不同一般的精英气质。他建议人们去仰望星空，思考末日，他自己的作品如同打开星空的画卷，有一种令人高山仰止的崇高美感，但也有着“后人类”的严峻和冷酷。另一个受人瞩目的科幻作家韩松，被人比作卡夫卡，但也让人联想到鲁迅（他的小说中也有吃人的情节），他的噩梦一般诡异的文学想象，扑朔迷离的叙述，符号层叠的语言风格，又都让人想到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韩松是科幻作家中最接近所谓“主流文学”的，但他的风格是那样不驯，在文坛上实难有安顿他的位置，而且他的噩梦写作令人不安地联想到当代中国的隐秘现实，又发散出一种危险的信号。还有一位更年长的作家王晋康，作品有着宽厚的人道关怀，特别专注于人性的善恶问题，对于乌托邦的悖论既持有警醒的反思态度，也同时能够保持乐观的精神。与刘慈欣偏向技术化的倾向和韩松偏向超现实的文体相比，王晋康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在历史反思和道德追问之间，在国家与个体之间，都试图建立一种较为平衡的关系，他的小说风格温润，容易令人喜爱。刘慈欣、韩松、王晋康——有时被简称为“韩慈康”——这三位作家可称之为中国当代科幻新浪潮的“三巨头”。虽然当代中国科幻有着前所未有的众多数量的新作者，有的是韩慈康的同代人，更多的是新世代的作家。但正是以他们三位的创作为主，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形成了中国科幻异军突起的局面。

我曾在别处撰文，这样描述中国科幻新浪潮的特点：

称之为“新浪潮”（new wave），是借鉴美国科幻文学史^②的概念，指打破传统的科幻文类成规、具有先锋文学精神的写作。在这个方面，中国当代的新科幻几乎完全颠覆以往的科幻写作模式，仿佛构建叙事的思想观念解码本被揉碎了重新改写、整合过，科学想象失去了小灵通式的天真乐观，更多

① 刘慈欣《三体》、《三体2：黑暗森林》、《三体3：死神永生》由重庆出版社分别于2008年1月、5月、2010年11月出版。

② 此处原来发表时，写为“美国科幻文学史”，后来经吴岩教授指出，科幻“新浪潮”最初是由英国开始，后来波及美国，所以此处更确切的表达应该是“英语科幻文学史”。吴岩教授的指正，启发我重新思考中国新浪潮与英美新浪潮之间的区别，具体论述见于下文之中，特此向吴岩教授致谢。

地呈现出暧昧、黑暗和复杂的景象；作家笔下的过去与未来，可知与未知，乌托邦与恶托邦之间，逐渐没有截然可分的界限。这一点也植根于当代科学领域内的知识型的转变。过去二三十年间，唯物主义决定论在改革后中国科学界的地位开始受到挑战，而量子力学、超弦理论、人工智能等新潮科学观念正在重新塑造世界的形象（这与人文领域中出现的先锋派文化和批判理论有着有趣的同步性）：从有序走向混沌，从必然走向模糊，从决定走向启示。

科幻文学曾在八十年代初“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遭到打击，正是因为这一文类本身在文本与意识形态之间构成张力，往往诞生出“政治不正确”的幻象。直到十年之后，科幻文学再度兴起，仍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有着紧张的关系，虽然这种情形随着流行文化空间的多元化格局出现，已经得到很大改变。但就科幻的文类表征符号而言，无论是外星人，还是异时空，更不用说新科幻作家（特别是刘慈欣）笔下频频出现的新潮科学意象（如量子幽灵、三体的混沌模式、高维宇宙等），都可能蕴含着正统意识形态所不能解释的“另类”意义，而这些意义背后又有着“科学话语”的强大支撑，也无法被传统的文学模式所轻易驯服。

在我看来，崛起于九十年代初期、在最近十年中日趋成熟的中国科幻新浪潮，已经发展为一种自成一格的文学想象模式。它其实不能算是晚清科幻的“嫡传后代”，这中间的历史隔膜太大，两个世纪初的科幻文学虽然遥相呼应，尤其是对“新中国”的狂想，尽管话语有别，却仍有可对话的余地，但在这两者之间毕竟无法划出一条发展的直线。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我所界定的“新科幻”与近年来迅速走红的奇幻文学有所不同，后者孕育于当前的流行文化，但“新科幻”更强烈地体现着对于中国现代性及其问题的反思，也因此有超越“文化消费”而介入到文化建构之中的努力。相比之下，中国科幻新浪潮与台湾七十年代之后出现的科幻文学潮流更为相似，都有着精英化的立场，也都对国家和历史问题更为关注，但很难确定，张系国这一代作家对中国新科幻是否有直接的影响。

如果把韩松、刘慈欣、王晋康等看作新科幻的代表作家，我认为他们所直接汲取的文化养料，是八十年代文学中的开放精神与批判姿态。从九十年代至今，当主流文学消解宏伟的启蒙论述，新锐作家的文化先锋精神被流行文化收编，那些源自于八十年代的思想话语却化为符号碎片，再度浮现在新科幻作家创造的文学景观之中。也可以说，科幻文学处在主流文学格局之外，却于当代文学已历经嬗变、丧失活力的时候，以新奇的面貌将文学的先锋性

重新张扬出来。在这意义上，新科幻像是被放逐在正统文学体制之外的“幽灵”，它自由跨越雅俗的分界，漂浮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显现出文学想象中丰富而迷人的复杂性。（《弹星者与面壁者——刘慈欣的科幻世界》，《上海文化》2011年第三期）

（当代新科幻）以开放的想象和锐利的思维，切入到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的神经系统之中。新科幻迅速发展成一个本身就蕴含着各种丰富性的文学场域……这三位作家（指韩慈康）的科幻想象，尽管不乏绚烂的科技奇景，却都不同程度地扎根在中国的现实情境之中，他们对于未来史和新世界的书写，与现实经验息息相关。但另一方面，与相当一部分当代作家面对现实心怀妥协的姿态不同，这几位科幻作家却能够在理性和科学话语构筑的另类时空之中，延续一种超越性的理想主义精神。如果说他们不是“直面”现实，却往往能发出尖锐的批判之声。（《“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读韩松科幻小说〈地铁〉》，《读书》2011年第九期）

这些文字写于两年前，大致仍可以代表我现在的看法。我当时写作这两篇分别关于刘慈欣和韩松的评论，最急切想表达的内容，是要展示新科幻与当代文化精神的关联。一方面，我试图说明韩慈康等人的小说，在血统上与八十年代中国文学主潮有同源性，而到了当前文坛萎靡的情形中，反而是科幻在重新树立起理想主义的旗帜，表现出严肃思考人生、批判现实的人文精神。另一方面，我又在试图描述新科幻自成一格的文学品质，这涉及更为根本的文学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为韩慈康的想象力所吸引，但也正如刘慈欣描述的那种面对星空感到人类头脑无法把握的巨大神秘，或是他在《三体》中试图描写四维时空时，无法找到语言来形容其“异”的感叹：“方寸之间，深不见底。”这样的感受，是我在面对一种中国现代文学中罕见的新奇想象力时，由衷感到的惊奇与兴奋。我感到新科幻的魅力，除了那种有生气的理想主义和文学批判精神之外，还有它在打开一种不同寻常的看世界、描述世界的方式，由此重构了文学语言与世界之间的组合关系。这种开放的情形，犹如刘慈欣描述的从三维走进四维世界，在我们熟知的世界形象之上，呈现出一个异质的世界。这当然涉及一系列科学理念的变革，对应着二十世纪以来人类思想的知识型变化，如量子力学的微观世界，混沌论的时空结构，都完全异于人类的寻常感知所塑造的世界形象。然而，作为被纳入小说叙事中的元素，科学理念本身不是最关键的“异质”表征。在其中真正改变文学

表现模式的，恐怕还是科幻文类自身发展构造出的一个“同中有异”的话语系统。

我当时把新科幻命名为中国科幻的“新浪潮”，这种命名方式固然是借用了英语科幻文学史的概念^①，但我后来意识到，英美科幻中的新浪潮有特殊的六十年代反文化背景，例如当时新的创作理念，是要解构科幻黄金时代的史诗叙事。在中国新科幻作家笔下，特别是刘慈欣的小说中，却有一种对于古典主义和史诗传统的回归^②，这是与英美科幻新浪潮不尽相同的地方。但另一方面，刘慈欣的作品对于中国科幻的既有传统又有明显突破，并且以“硬科幻”的技术主义精神，塑造出种种后人类的未来图景，这些方面都表现出他对于文类成规的重构与创新。与刘慈欣相比，韩松的创作可能更直接地呈现出类似于英美新浪潮的反文化精神，而王晋康的作品介于两者之间，对科学和人文都有深切关怀。因此，我对自己此前的论述，需要做出的修正是，这里所指称的中国科幻“新浪潮”，虽然是借用了英语科幻的名词，但对于其内涵和发展逻辑的理解，仍应植根于中国文学自身的脉络当中。所谓科幻“新浪潮”，固然有英美新浪潮的影响痕迹，但更主要的特征，是它在中国当代文化中启动的新异的想象力。

两年前，我被一种激动的心情推动着，开始遍读新科幻作家的小说，沉浸在中国科幻新浪潮创造出的那种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里。这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受，是由于我在他们的作品中看到熟悉的现实，但同时也看到一种激发我去认真思考的“异世界”。事实上，后来我意识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关我们应该如何来界定“科幻”，也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科幻的想象模式为文学带来的新奇的冲击力。

科幻的定义问题在西方文坛上历来众说纷纭，欧洲写科幻的主要作家（如威尔斯、扎米亚京、恰佩克、赫胥黎、莱姆），大多也都是主流文坛认可的作家，科幻是他们描写和思考现实世界的独特角度。恰佩克笔下的“罗素姆牌机器人”是指向未知时空的符号，但也可能代表现实世界中的无产阶级；莱姆笔下的索拉里斯星是人类完全不能认知的智慧体，他的小说呈现出人在面对未知时沟通的困境，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才重新了解自我。恰佩克和莱姆的科幻意象，从来都在欧洲

① 关于英美六七十年代出现的科幻新浪潮，参阅 Adam Roberts, *The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 (New York: Palgrave, 2005), 230—263 页。

② 吴岩、方晓庆《刘慈欣与新古典主义科幻小说》，《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 年 2 月，36—39 页。

人文思想的内在脉络之中。科幻成为一个独立的、需要加以定义的文类，是它在美国形成自成一格的流行文化之后，所以美国的科幻作家最有给科幻下定义的自觉意识。自六七十年代英美新浪潮科幻兴起以来，比较受到认可的一种看法是，科幻的世界是“认同”与“异质”的组合，理想的优秀科幻作品写出的，是我们可认知的世界延伸出来的“异世界”，它的叙述原则从“认同”开始，最终写出“未知”。^①当然前提是这种“未知”需要在科学话语（即便并没有真正的科学根据）中展开描述（也就是说卡夫卡写人变成虫子，却不加解释，这不是科幻；而克拉克写拉玛飞船，面对“异世界”深不可测的神秘感，用最精准的科学语言去描述它，这就是科幻）。这种“异世界”的表征，从表面来说可以指外星人、机器人、平行宇宙的世界，但它作用于读者的思维结果，是能够促发读者回归理性的方式，去思考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如白人与有色人种、帝国与殖民地、人类与自然、自我与任何异于自我的存在等等。用理论话语来说，这个异世界与现实之间存在着“转喻”的关系，它无法用我们熟悉的具有宗教启发性或者意识形态说教性的“隐喻”原则去理解，因为它的意义关键所在，是让我们在现实中真正有勇气去面对未知和他者，而不是仅仅用约定俗成的既成道德和文化观念去将未知归化入自己的世界，这结果当然也涉及重新认知自我。这方面最有经典意义的例子，是迪克的小说名作《仿生人是否会梦见电子羊？》（*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 1968 年），其中的“仿生人”形象中同时凝聚着令人恐惧的异质生命力和令人哀伤的人类自我投影。

之所以介绍关于科幻的当代定义，我是想要说明这样一个基本的看法，即中国科幻在经历过两次繁荣和其间漫长的沉寂之后，只有在最近的新浪潮中才开始以成熟、自觉的方式，来塑造能同时让读者感到认同和陌生的意象复杂、发人深省的“异世界”，也正因为此才建立起更为有力、令人感到耳目一新的表达方式。此前的科幻或者是“同大于异”，像晚清科幻有许多作品都不脱谴责小说的套路，而标为“理想小说”的乌托邦也往往似曾相识，比如当我们跟随贾宝玉漫游文明境界时，似曾相识的感受会最终归纳为对传统的乡愁：甄宝玉治理的原本是儒家的理想国。在新中国的儿童科幻中则几乎少有现实认同的坐标，如郑文光写人类去火星探险，或我们随小灵通漫游未来，那里的一切都不同于熟悉的现实世界，它是纯粹技术性的令人惊奇的科普展示，我们在其中看不到自己，也无从谈到有

① 有关科幻的定义及相关争论，请参阅 Adam Roberts, *Science Fic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0), 1—46 页。